

遐迩集

齐铁偕

西湖诗钞二
【曦光见学友小坐湖畔口占】
长堤柳荫数竿斜，小舸自横水浸霞。
烦屑嚣尘云散去，清风湖面数莲花。
【湖畔见老翁放纸鸢】
两翁相戏已忘年，抛线计来路十千。
忽有东风来抬举，一鸢乘势上青天。
【听卢振华学友介绍西冷印社】
画事全凭国事振，

孤山铁石血痕新。前头闻说先贤事，忽忆山河故往人。
【重游孤山】
水兴微凉八面风，夏来寻胜画桥东。
分明又是去年路，一样山花别样红。
【农家一瞥】
斜径茅庐野草塘，乱苔杂树湿渔网。
豆棚滴露声声密，瓜架飞风片片凉。
【西湖印象追记】
其实西湖路不迢，笔中听得鸟声娇。
丹砂一点堪描日，青黛半盂可兴潮。

鱼车的征途。我走啊走啊，沿着熟悉的路，开辟着新的么里角落，最后还是拐到了一条大马路上。这条大马路的那一头有个大院，里面有部队，吉普，马厩，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那时我不是“黑五类”，生活很优越很自由。

不过你知道我现在站在一个什么商店的门口吗？百货店？杂货店？食品店？饮食店？服装店？酱油店？文具店？煤球店？粮店？都不是，是棺材店！

一辆黄鱼车正停着，比平时的黄鱼车长，又铺了两块长木板，长度就更长了，上面放着一口棺材。我当时神经没有不正常，可是我却走上去喊伯伯爷爷黄鱼车可以借给我吗？伯伯和爷爷竟然连犹豫也没有犹豫，就把棺材抬了下来，木板也拿掉，我要给他们介绍信，他们说，不要了，你用好还过来就可以了。我说明天上午还可以吗？他们说明天上午八点钟之前。

我没有觉得不可思议，没有激动得眼泪汪

汪，而是骑上就走，骑过小时候的大院，看了一眼我家的窗口，小时候我经常趴在那儿，看着大院和外面的马路，但是我不能看见长大以后骑着黄鱼车已经“黑”了的我，而且骑的黄鱼车是从棺材店借来的。

那一天乘在我黄鱼车上的是哪几个人，几“红”几“黑”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肯定没有告诉他们黄鱼车是从棺材店借来的。我那时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和老实的小孩，但是革命让我学会了借黄鱼车，而且是从棺材店借到。

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黄鱼车？别的不装吗？它不是还可以运棺材吗？运“红五类”“黑五类”，运发疯年华，运一个年代的癫狂涌去，黄鱼车这个名字真是被上海人叫委屈了，叫狭小了，冤枉啊！



伦敦奥运会就要开幕了。又见奥运，又见奥运，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主办过奥运会的北京，如今再听有人提奥运，简直就是小小不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无论哪个国家的谁再主办，难道还会办出第二个“无与伦比”来？如同上海，经过一次主办世博会，再听谁提起办世博肯定也了无兴趣。这世上的热闹，必定要自己亲身经历，个中苦乐全体验，才会超然淡出、俯瞰众生，方知一切什么国际会务都成烟云。

又见奥运，又见奥运

徐坤

伦敦夏季奥运会一来，倒是有效地提醒北京人：距离2008年那个火热的主办奥运会的夏天竟然已经过去有四年时间！四年仿佛弹指一挥间，全世界都在经济危机的山呼海啸里颠簸震荡，身处地球东部方位的我们，也免不了跋涉在高房价、高物价、汽车限行限购、延迟退休年龄……种种泥泞里奋力挣扎，我们几乎要忘了，几年前的我们还曾有过主办奥运会之高标的辉煌。

在2008年那个群情振奋、鲜花和童话装扮起来的北京奥运之夏，能让人记住的唯有一个“热”字：热情恣肆，热泪横流，热火朝天。奥运给北京留下了什么？按官方的说法，是“人文北京、科技北京、绿色北京”的精神文化遗产。在一般百姓眼里，总是要眼见为实的东西最可靠。人们能切实体会到的，首先是北京城里地理版图的巨大变化。那些新地标的出现：鸟巢、水立方、奥林匹克公园，以及相伴而生的国家大剧院、央视新址等等，让北京城的标志，已经远不只故宫、颐和园、前门、王府井、大栅栏那些老景观。这一出“老北京，新奥运”的混搭，显示着古老、滞重的北京，正连跑带颠儿翻着筋斗云向现代国际化大都市迈进。

当然，也有人对这种改变持有不同看法。从建筑本身的意义上来讲，对古典建筑着迷的人，钢筋水泥的二十一世纪新建筑根本不入法眼，他们对扭曲盘结的庞然大物有着本能的抗拒和排斥。凭良心说，议论北京城里现代建筑如何如何难看的人，走出去看看欧洲各国的新建筑，就会发现彼此半斤八两，都不怎么样。我参观过前奥运主办国希腊的主体体育场，设计得简单粗陋，比鸟巢差远了，但他们的“希腊神话”开幕式却堪称经典。本届主办国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大本钟旁边，却兀立起一个千禧年大转盘过山车“伦敦眼”，夸张而丑乖。也许再过一百年，这些饱受争议的家伙，都会像当年挨骂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命运一样，也被称为“世纪永恒”也说不定。

得益于奥运会的举办，北京城里眼见为实的变化，还有道路的拓宽，城区规模迅速延伸扩大。交界处的河北和天津都有上班族买房去住了，不是有调侃说北京若修十环道路的话，就会把伦敦都环进来嘛！当然，没有奥运，将来城市的发展会是这个路数。有了奥运的契机，城市就有了大兴土木、加速发展的理由和动力。

奥运会扩大了北京乃至中国在全世界知名度。2006年我曾去前主办国希腊采访，在当地一个饭馆吃饭，问那个胖大的老板，下届奥运主办城市知道是哪个不？他说不知道，我们提示：在亚洲。老头一捻白胡须，看着我们一行人的长相，说：东京？香港？当我们说是北京时，他有点发愣，又假装热情地说，哦，北京，北京。看那意思做梦也想不到能是一个“穷北京”了。如今呢，不会有人这么想了。主办奥运会之后，北京人牛了，中国人牛了。周游世界时底气足，人气旺。没人再会把中国人错认为日本人，而只能发生一见到亚洲面孔就喊“CHINA，你好！”的现象。在世界各地著名景点的解说词中，无论挪威的峡湾还是英国的温莎城堡，都有了中文的文字和耳麦解说。

还想要什么呢？一次奥运，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，知足了！国际大舞台上，一切体育皆政治。从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到成为主办国，第一次申办失败的泪水和第二次申办成功的热泪交融相汇，八年的漫长艰苦筹备和最终的圆满举办成功相伴相随……一切艰难的过程，都见证了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1961年7月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举国“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，原征召农村兵的名额概由城市兵填充。我们延安中学96名高中生光荣参军，来到位于浙江的某部炮团，就此“投笔从戎”。

上海兵刚到部队时，给人的印象多半是瘦小纤弱、头子活络，所以不少人被分到首长身边当通讯员；还有人则凭高中或中专文化，当上了计算兵、报话兵等技术兵种。我运气不好，分在基准炮班当二炮手，干的活计是发射准备就绪后，等班长一声“预备——放！”随即猛拽拉火绳，将炮弹击发出膛。记得第一次实弹射击，全团新兵都来我营阵地参观，适逢轮到咱连示范，我硬着头皮上演了处子秀。想不到由于紧张，听得班长下口令后，紧闭双眼狠命一拉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炮弹是打出去了，自身却因炮身的后坐力，一个跟头仰天摔倒，手里仍拽着拉火绳不放；当炮身旋即复原归位时，又把席地而坐的

我很会骑黄鱼车。我会骑黄鱼车的时候已经会骑自行车，我这样说不多此一举，因为有的人会骑自行车反而不会骑黄鱼车，黄鱼车龙头的感觉和自行车龙头不一样，一个是硬国际板，不然它就歪着朝了左面或者右面直冲而去，见什么撞什么；一个是根本不要硬劲扳，轻松扶着就是，左拐右拐不要吹灰之力。我第一次坐上黄鱼车就在马路上骑得精神抖擞，热火朝天，没有撞到电线杆，一直骑到人民广场。

1966年的夏天，上海当然已经疯了。上面有个什么决定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——那时叫两报一刊，发表了一个“重要”社论，还



大提琴女子 (油画) 黄英造

孙卫卫是我的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。我们还是书友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：嗜书如命。但我们的爱好和关注点有很大不同。他是新闻记者出身，做事情严谨，无论什么事，似乎都要考虑到新闻的几要素一样。而我写诗出身，什么事就是什么事，何时何地我是搞不清的。



说这个话的意思是：我们尽管都喜欢书，但我们的藏书类型是大大地不同。

我向前拖了一米多，那个“坍招势”啊，无地自容啦！顿时全场哗然，掌声夹着笑声响彻耳畔，只听见安徽籍班长厉声喝道：“快爬起来，出什么洋相！”

上海兵还有个致命的软肋，就是搞生产不在行。各班分包的蔬菜地，不时要干些锄地、担水、浇粪的农活，对此，咱确实比不过来自农村或山区的老兵，难怪班长常嗤笑上海兵错把小麦当韭菜。指导员开导班长说：“各地的兵各有所长，你得尽快把班里各人的长处短处都摸清楚了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才能人尽其用啊！”指导员的话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全军大比武中，得到了应验。他要求各班发动群众，特别强调要调动上海兵的积极性，这下我们有望“咸鱼翻身”啦！

有别的什么稀里糊涂的原因，昂首阔步的队伍就白天黑夜大街小巷地涌到人民广场去了。还有自行车，卡车，黄鱼车，卡车上有人敲

借车

梅子涵

锣打鼓人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！每一次涌去都像稀里糊涂的盛大节日，每一次稀里糊涂都让人更加晕头转向。我从小喜欢看游行，现在终于也可以涌去了。我涌去还有别的原因，因为那时我是“黑五类”，十六岁暗淡的心里很想向谁证明我是革命的，老子反动可不是混蛋！

我们的学校在上海的东区，开始的时候是排着队伍喊着稀里糊涂的口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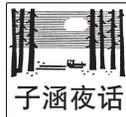
豪壮而去，后来就渐渐不整齐了，有的步行，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骑黄鱼车，黄鱼车的后面一定是坐着好几个人，还经常有人跳下去推，推着奔一会儿，又跳上车，黄鱼车就更加“风驰电掣”勇往直前。疯了“红五类”小将和“黑五类”小将都不怕热的，而且好像“黑五类”更不怕热，“黑五类”都想通过不怕热证明自己不是混蛋。

可是哪儿有那么多黄鱼车呢？开始是从学校借。学校的苗圃有黄鱼车，食堂也有，但是大家都借，就借不到了。我就开始到外面去借。在学校总务处开一张介绍信，跑到工厂、商店去借。老伯伯，爷叔，阿姨，我们要到人民广场去？……我真是出手不凡，因为我几乎总能借到！然后我就兴高采烈呼啦啦地骑到学校，那些“红五类”，也有“黑五类”，就纷纷跳上我的车，朝着人民广场，骑！

那么长的路，屁股很痛的！但是一个想革命的“黑五类”，难道会怕屁股痛吗？“红五类”也不怕屁股痛的。那时候屁股根本不重要。

现在工厂和商店也难借到黄鱼车了。我在路上走啊走。大马路，小马路，么里角落的路，我递上介绍信，喊着老伯伯、爷叔、阿姨，喊着尽可能的亲热和动听，可是黄鱼车已经很难借到了。它们统统被骑到人民广场去了。我失望和紧张啊，因为如果借不到黄鱼车，那么我这个“黑五类”还有哪个地方是有一点点亮的呢？

这一天，是下午，又要去欢呼、拥护和进行到底，于是我又开始了借黄



子涵夜话

因为书

安武林

里的书，让我分享。卫卫的《喜欢书》，我百分之百都读过了，是在他博客上读过的。他的每一则日记，只要和书有关的，我差不多都跟帖了。当他集成本书的时候，我又读了一遍。读着，温暖着；读着，感动着；读着，敬佩着。不胜唏嘘。大有“有友如此，夫复何求”之感慨。岁月如书，点点滴滴。卫卫的

队文艺活动中，发挥了作用，最突出的要数战士业余演出队，搞得真叫风生水起。

巅峰期终于出现在1964年底，我参与编剧的小话剧《烧煤问题》和另一个影响更大的独幕剧《一百个放心》，代表南京部队战士业余小话剧队进京调演。这两个剧目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火热的现实生活，受到广大官兵和首都文艺工作者的一致好评；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了剧组；《人民日报》等近20种报刊先后发表了剧本；1966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它们拍成电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参与编演两剧目的4位编剧和5名演员，清一色上海兵，的确“扎台型”啊！

在昆仑山下当军医，用一台延安时期的宝贝机器为战士补牙。请看明天介绍。

长出一双透视眼，好看清他装着什么宝贝。而他总是笑眯眯地掏出书包

日记，如同一粒粒的沙子一样，被他珍藏起来，最后堆成了一座沙子里的城堡。这城堡是书的形状，散发着书的墨香味道。我曾经在博客评价过他有关书的日记，认为他的日记“大有孙犁先生之风”的味道。貌似很平淡，但却透着真性情，蕴藏着绚丽，而且语言很凝练，绝少浮华之语。到达这样的境界，那就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修为了，我以为还有人格的锤炼，境界的提升，心态的平和，人生态度的乐观，综合因素才形成了他日记的文字的风格。

一个人如果对读书没有一点兴趣，那么读他的《喜欢书》，肯定会因此而喜欢上书。这些发心灵的文字，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这不仅是爱的力量，情感的力量，而且还有励志的功效。我能想象他写日记的心境，那种执着，那种坚毅，那种虔诚，那种宁静，那种清澈，似乎是走在朝圣的路上。毫无疑问，书就是他心中的圣地。

人生是一本书，朋友也是一本书。读着那些写到我的场景，我不禁都要莞尔了，我甚至都想到很远的将来了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像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样，拄着拐杖，在公园里相聚。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一本书……

十日谈

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 (征文选登)